

敦煌藏文与格标记 la 相关句法成分的辨析

王志敬

(西藏大学文学院 西藏拉萨 850000)

摘要 藏语是格标记活跃的语言,与格标记 la 相关的句法成分极易产生分歧,自古以来倍受关注,始终是争议的热点。文章试图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分析研究,力求对不同观点的统一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 敦煌藏文 格标记 la 句法成分 辨析 变换

中图分类号 X257.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738(2009)02-028-05

敦煌藏文格式“N/A+du+V”中,N所充任的句子成分主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之间往往不好辨认,尤其是状语和补语,我们研究的结果与汉语的相关分析大不相同。这些句法成分的辨析不仅是重要的,而且常与方法论相关联。

一、时间主语与时间状语

时间词常在句首或句前出现作句法成分,可作主语,也可作状语。例如:

(1) dbyard balpo na bzhugs(王 18)

夏 尼婆罗 位格 住

夏,住于尼婆罗

(2) rtavi lo la btsanpo merka na bzhugs(王 16)

马年 时格 赞普 梅噶 位格 住

马年赞普住于梅噶

(1)中时间词 dbyard“夏”位于句首,不带格标记,是主语;(2)中时间词 rtavi“马年”位于句首,带格标记 la,是状语。时间词作主语还是宾语,区别在于是否带格标记。

时间词作主语的例子如:

dgun btsanpo khirtse na bzhugs(王 24)

冬 赞普 赤梓 位格 住

冬,赞普住于“赤梓”

dpyid khobrangtsal du rgyalgsugru bltam(王 24)

春 科章苑 位格 野祖茹 降生

春,科章苑内野祖茹降生

时间词作状语的例子如:

daltar sgyedmo na adug(高 447)

现在 结莫园 位格 在

现在在结莫园

khyilo dbyar btsanpo namar na bzhugs(王 37)

狗年 夏 赞普 那玛 位格 住

狗年,夏,赞普住于那玛

chumoyosbulovi dpyidla vbrangpo tshes bcubzi la
rdoring la yigebri(索 15)

水兔年 春 二月 日 十四 位格 石碑 位格 字刻

水兔年春二月十四日,刻字于石碑。

二、处所词作主语、宾语、状语

(一)作主语与作状语

处所词作主语与作状语,在形式上取决于是否带格标记:不带格标记 la/na/du 是主语,反之是状语。句法成分的性质与动词的类别密不可分:处所词作状语时,动词的方向性总是不指向处所词,而

处所词只为动作行为提供场所,动词为不及物时则 所状语。

更为典型。例如:

(1) khyunglung ni rdulmkhar zhig(王 75)

琼垄 乃 沙尘堡垒 一个

琼垄乃沙尘堡垒一个

(2) druguyul du ltangyor mchis(王 18)

突厥境 位格 瘟疫 有

突厥之境有瘟疫

(1)中处所词作主语 (2)中处所词作状语。

处所词作主语的例子如:

yarpa ni gnam dang nye(王 77) 往上就靠近了天

往上 标记 天 和 近

nyenka ni dog dang nye(王 78) 辗噶尔宫靠近地面

辗噶尔宫 标记 地面 和 靠近

gtsugtsug ni gtsugslegs ste (王 82) 建起了崇巍之宫殿

崇巍宫殿 标记 建 好 了

处所词作状语的例子如:

gnam mthavvog du vod dad do(王 92) 天底下光不同于光

天 底下 位格 光 迥异 语气

rgyalpo ni gnamsa gnyis kyi baryul ru brnam(王 72)

赞普 标记 天地 二 之 中间地 位格 居于

赞普居于天地之间

chusrinrgyalba chu vi nang du bsad(王 92)

鲸鱼 水 之 中 位格 杀

杀鲸鱼于水中

(二)作宾语与作状语

处所词作宾语和状语都带位格标记,这是它们的共性。例如:

(1) bodyul du gshegs(王 15)

西藏境内 位格 行进

向西藏境内行进

(2) bodyul du mchis(索 97)

西藏 位格 居

居西藏境内

(1)(2)的格式相同,都是“N+N 处所 + 格标记 +V”,所不同的是动词的类别。(1)动词 gshegs“去”具有指向性,所指名词是处所宾语,所指名词带格标记的原因正在于此。(2)中动词是静态动词,不具有指向性,相邻处所词只能为之提供环境,所以是处

处所词作宾语的例子如:

druguyul du drang(王 20) 向突厥挺进

突厥 位格 挺进

向突厥挺进

chabsrid mthavbzahir bskyed kyis(王 73/9)

社稷 边四 位格 扩展 进行

社稷在向四方扩展

bramathang du bsdu kyis(王 20)

查玛塘 向格 聚集 进行

在向“查玛塘”聚集

处所词作状语的例子如:

rang gi gnas na bde zhing mchis(高 448)

自己 的 地盘 位格安逸 关联 体标记

安逸于自己的地盘

mtsho chedpovi nang na chusridrgyalba vdug(王 92)

海 大 的 里 位格 鲸鱼 有

大海里有鲸鱼

rjobo ni bla na smyo kholpo ni vog na gram(王 50)

王 标记 上 位格 狂悖 臣仆 位格 下 位格 逃逸

王狂悖于上,臣仆逃逸于下

三、形容词作补语与作定语

形容词补语可出现于格式“N+A+du +V”,而该格式里的形容词不仅可作补语、状语,不带标记时还可作后置修饰语,不易分辨。

(一)作定语与作补语

(1) rgyarje gsar du gcug 新立唐王 / 立新唐王

唐王 新 标记 立

(2)中 A 形容词词根 gsar“新”既可带标记 du 作 V 动词 bcug“让”的补语,又可作 rgyarje“唐王”的后置修饰语。因此 (1)是歧义格式。

(2) dgevbha rgyacher spyad(高 154)

善事 广泛 格记 做

善事推而广之

(2)也是歧义格式,可用变换分析揭示其所包含的两个不同的句法格式。

a.把 rgyacher“广泛”《移止动词之后,得到变换式 1:

dgevbha rgyacher spyad(黄 154) 善事推而广之

善事 广泛 格记 做

变换式① → spyad fas dgevbha rgyacher phyin

做 关联 善事 广泛 格记 变

做后善事传播广泛

b. 用方式标记 sgonas 替换多功能标记 ra 添加并移止句首,得到变换式②:

dgevbā rgyacher spyad(黄 154) 善事推而广之
善事 广泛 格记 做

变换式②: → rgyachevi sgonas dgevbā spyad

广泛 地 善事 做

广做善事

在变换式①中,rgyacher“广泛”作补语;在变换式②中,rgyacher“广泛”作状语。由此可见,(1)是述补结构和状中结构的重合体。

(3)chos rgyacher thugs su tshud(高 169)

佛教 广泛 标记 心 所格 入

佛教入心广泛

(3)是单义句,因为(3)中动词 tshud“入”是不及物动词,rgyacher“广泛”不可能作状语,只能作补语。

如下例句中因动词为不及物动词而系歧义句,如:

smonlam rgycher btab

祈 广泛 标记 祷

祈祷宽泛 / 广为祈祷

bsnyenbkur zhabstog rgyacher phul(高 280)

侍奉 侍候 广泛 标记 献

广为敬奉 / 敬奉广泛

(二)只作补语

格式为“N+A+du+V”,请看如下例句:

(4)rta mgyogs su vphel(王 97)

马 快 格记 繁衍

马繁衍很快

用 dugrtsawa“毒草”替换 rta“马”得到变换式:

dugrtsawa mgyogs su vphel

毒草 快 标记 繁衍

毒草繁殖很快

在变换式中,动词 vphel“繁衍”为不及物动词,mgyogs su vphel“繁殖很快”是述补结构,形容词 mgyogs“快”是补语,不是定语。(4)和变换式有平行性关系,是述补结构。如果 mgyogs“快”是 rta“马”的修饰语,则不带标记 su,这里带标记,不是修饰语。带标记是补语的特征,这与变换式 1 的结论相符。

现代藏语里存在和(4)有平行性关系的句子,如:

(5)rta mgyogspo mgyogspor rgyugs(主 - 定 - 补

- 动词)

马 快 快 格记 跑

快马跑得很快

(5)里形容词 mgyogspo“快”重复出现。它清楚地表明,形容词作修饰语时不带标记,作补语时才带标记。现代藏语的例子佐证了(4)中 mgyogs“快”是补语的结论。

同类的例子如:

kun ma legs su dogs(高 144)都疑为不祥

都 不 祥 标记 疑

大家都疑为不祥

敦煌藏文里不乏形容词只作修饰语、不作补语或状语的例子。形容词不带标记是定语。例如:

stonmo chenpo ksold(王 18)举行盛大庆宴

庆宴 盛大 举行

四、名词作补语与作宾语

(一)名词作补语

请看名词及名词化形式作补语的例子:

(1)rkunpo du mchis(高 308)

贼 涉格 存在

以贼为生

(2)log par thos(王 42)

反 名化涉格 听到

听反了

(3)rabdu bzang ba zhiḡ du rdzus(高 420)

极 佳 名化 量 涉格 装

装成极佳

(1)(2)都是不及物动词作述语,补语都带格标记;不同的是,(1)中补语 rkunpo“贼”由指人名词充任,(2)中补语由动词名词化形式 logpa“反的”充任。(3)中述语由动作动词 rdzus“装”充任,补语由动词结构的名词化形式与不定量词的组合带格标记充任。

(二)格式“N+la/su+V”中宾语与补语的歧义

宾语和补语可在同一格式“N+la/su+V”中出现,不易分辨。例如:

(1)potala la phyagvtshal 向布达拉行礼

布达拉 受格 行礼

(2)btshanpo la physgtshal 向赞普行礼

赞普 受格 行礼

(3) vbngs su phyagvtshal(王 69) 向庶民行礼 表结果才是补语。

庶民 受格 行礼

上举三例中,动词相同,名词都带格标记,句法格式同构。(1)是述宾结构,名词 potala“布达拉”是对象宾语。因句法格式同构,(2)(3)中名词 btsanpo“赞普”和 vbngs“庶民”也是对象宾语。不同于(1)的是,(1)中名词是处所名词,(2)(3)中名词 btsanpo“赞普”和 vbngs“庶民”是指人名词,和(1)中名词 potala“布达拉”小类不同。在格式“N+la/su+V”中,指人名词 btsanpo“赞普”和 vbngs“庶民”不仅可作宾语,还可作补语。指人名词在格式“N+la/su+V”中出现作补语,语义只有一个:即角色。(2)(3)中角色补语 btsanpo“赞普”和 vbngs“庶民”总可以找到各自的语用。(2)中 btsanpo“赞普”经常接受 phyagvtshal“礼拜”,作宾语,同时以赞普的身份给外国皇帝礼拜也不少见。(3)中 vbngs“庶民”经常向赞普等官臣 phyagvtshal“行礼”,但并不能绝对排除被 phyagvtshal“行礼”的可能。在以人为本、民生民主高度发达的社会里,vbngs“庶民”受礼的现象在不断增加。

五、处所词作状语、宾语与补语之比较

如下三例格式相同,都是“N+格标记 na/du+V”,动词之前都是带格标记的处所词。动词的类别不同,则句法结构的类别及其句法成分的性质各别。

(1) mye rika na vbavr(王 92)

火 山 位格 燃

火在山上燃烧

(2) chu lungpa na vbab(王 92)

水 田野 向格 落

水落在田野上

(3) gdab du myi slebs(王 92)

山坡 向格 未 到

未到山坡

(1)中动词 vbavr“燃”为不自主动词,处所词只提供不自主行为的环境,充任状语。(2)中动词 vbab“落”虽为不自主动词,但具有指向性,动词 vbab“落”指向的处所词充任宾语。(3)中动词 slebs“到”也是具有指向性的不及物动词,slebs“到”指向的处所具有结果意义,而结果是补语的核心意义,所以之前的名词 gdab“山坡”充任补语。处所词只有

六、动词 yod、vdug 与主宾语

(一)动词 yod

藏语动词 yod“存在/有”兼存在动词与领有动词。例如:

(1) nga la yod do(王 90) 我有

我 领格 有 语气

(2) nga yod do 我在/有我

我 有/在 语气

(3) ama la phrugu nga yod do 阿妈有儿子我呢

阿妈领格 儿子 我 有 呢

(1)中第一人称代词 nga“我”带格标记 la,而只有领有动词才存在与领有主语以格标记为纽带的照应关系,因此 yod 是领有动词,nga“我”是主语,汉义为“我有”。与(1)不同,(2)中第一人称代词 nga“我”带格标记 la,句尾的动词为 yod。(3)中句首指人名词 ama 带领有格标记 la, yod1“有”是领有动词,不是与之同形同音而小类不同的存在动词 yod2“在”。nga“我”是宾语,汉义为“阿妈有孩子我呢”。通过(1)(3)的比较可知,(2)是歧义句,我有/我在。

(二)动词 vdug

先请看例句:

rgyalbu zhig vdug

王子 个 有/在

动词 vdug“有/在”在藏语里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指人名词带格标记 la 时,照应动词是领有动词;非指人名词(处所词)带格标记 la 时,照应动词是存在动词。因此,可在本例句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并得到有两个不同的扩展式 a、b:

→a. rgyalpo la rgyalbu zhig vdug 国王有位王子

国王 领格 王子 个 有

→b. phobrang la rgyalbu zhig vdug 有位王子在

宫殿 位格 王子 个 在

a 是在领有动词基础上的扩展,b 是在存在动词基础上的扩展,只有 vdug 是兼类词“领有/存在”,才可能有这样的扩展。由扩展式 ab 可知原句的汉义分别为:

有位王子/一[有位]王子在

七、动词与宾语补语

在敦煌藏文里,格式“V1/N+ 輦《+V2”比较复杂,与动词的性质密切相关。我们先从 V2 为不自主动词说起。

(1) vbul du ma rung(索 97) 不要献出

献 受格 不 要

(2) butsar rung(陈王 74) 适合做养子

养子 涉格 适合

(3) rogs su rung(高 417) 可以帮助 / 可做帮手

帮 涉格 可

(1)(2)(3) 格式相同,都为“X+ 标记 + rung“可”。动词 rung“可”是能愿动词,可带宾语,也可带

补语。X 是宾语还是补语,取决于 X 的性质和类型。是动词时, X 作宾语,如(1);是名词时,作补语,如(2);是动名词时,格式“X+ 标记 + rung‘可’”是歧义的: X 可作宾语,也可作补语。

参考文献

- [1] 高瑞.吐蕃文献选读(藏文)[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2.
- [2] 陈践,王尧.西藏古代文献汇编(藏文)[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
- [3] 王尧.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

The Dunhuang Tibetan and Distinguishing and Analysis on Syntactic Components Related to the Case Marker “La”

Wang Zhij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Tibet University Lhasa, Tibet 850000)

Abstract: Tibetan is a language with very active case markers, so it is easy to diverge the meanings of the syntactic components related to the case marker “la”, which has always been concerned since the ancient times,.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modern linguistics, attempts to inspire some ideas for unifying different views.

Key words: Dunhuang Tibetan; Case marker “la”; syntax component; distinguishing and analysis; trans-form

[责任编辑:索郎桑姆]

我校 8 项课题获自治区科技厅立项资助

今年,我校获自治区科技厅立项的项目分别为:医学院欧珠罗布教授主持的“藏药二十五味珊瑚丸质量标准升级研究”,经费 15 万元;李长山教授主持的“拉萨市感染性疾病耐药菌监测及其抗菌药物使用情况调查”,经费 20 万元;崔超英副教授主持的“砂生槐对西藏地区乙肝特殊类型治疗疗效的研究与开发”,资助经费 30 万元;“藏药材质量标准化研究”,经费 48 万元;刘忠副教授与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学院联合申报的“红景天抗抑郁效应的基础研究”,经费 30 万元;工学院洛藏主持的“藏文学习机的研发、生产和推广应用”,经费 30 万元;“藏文电子词典的研发、生产和推广”,经费 27 万元;理学院其美多吉副教授主持的“西藏阿里地区生态旅游资源区域与评价研究”,经费 10 万元。